

人文巴蜀·大美天府

川/菜/名/人/缘

编 纂: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
出版时间: 2024年12月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生活时,常与友人聚餐对饮,吟诗作文。
陈晏晏 绘

杜甫烹制五柳鱼丝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于唐代由盛转衰、政局急剧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历尽艰辛,带着全家辗转来到相对安定的蜀中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建起草堂,作为栖身之所。此后,杜甫在巴蜀地区生活了多年。其间,他写下了许多描绘当地山川和人民生活的诗篇,其中不少诗篇描述了巴蜀民众的饮食生活,为巴蜀饮食烹饪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观打鱼,作歌吟

杜甫对四川的鱼可谓情有独钟,不仅写下了“江鱼美可求”的名句,还对很多鱼类及其肴饌进行了生动描述。《观打鱼歌》称“鲈鱼肥美知第一”,描述的是绵阳一带鲈鱼、鲤鱼多且美,人们常用来制作鱼脍。《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则称“鱼知丙穴由来美”。《黄鱼》又言:“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其注曰:“黄鱼长者二三丈。”诗中言黄鱼指的是长江鲟鱼,在当时的奉节一带产量甚大,以至于人们将其“脂膏兼饲犬”,且“顿顿食黄鱼”。此外,杜甫在《南池》中称阆中“清源多众鱼”,并在《阆水歌》中描述了

捕鱼的情景:“巴童荡桨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这也足见鱼类在当时是民众饮食生活中的重要食材。

亲操刀,待客人

杜甫在四川时不仅喜欢吃鱼,还亲自烹鱼招待宾客。相传杜甫曾与好友在浣花溪畔的草堂吟诗作对、谈笑风生,不觉间已近中午。杜甫平日里自耕自种,常以青菜蔬果度日。他正为如何招待好友而犯愁时,家人刚好从浣花溪中钓上一条鱼来。杜甫大喜过望,当即吩咐家人去打酒,自己则亲自操刀烹鱼待客。他先将鱼宰杀、洗净,将鱼肉切成丝,码味上浆,再就地取材,将家中尚有的冬笋、青笋、香菌、丝瓜等焯水后均切细丝,然后将锅置火上,倒油烧热,放入鱼丝滑散,滗去余油,再放入冬笋丝、青笋丝等略炒,烹入汤汁成菜。这道菜入口滑嫩清爽,味道咸鲜香浓,客人们争相品尝,赞不绝口,纷纷提议为其取名。有人说鱼来自浣花溪,可以叫“浣溪鱼”;有人说这道菜是杜甫的奇思妙想,可以叫“老杜鱼”。杜甫则认为此菜色泽丰富,丝胜柳叶,不如致敬五柳先生陶渊明,就叫“五柳鱼丝”。此后,这道菜成为四川名菜,并一直流传至今。

宋祁兴聚益州方物

宋祁(998年—1061年),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幼居安陆(今属湖北),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他曾经入蜀担任地方官,大力倡导游宴,对蜀中筵宴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又撰写了《益部方物略记》一书,记述了四川地区的特色食材,为研究四川饮食烹饪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倡导助推蜀中游宴

据元代著作《岁华纪丽谱》记载,宋祁出知益州之际,正是蜀中经济繁荣、习俗游宴之时。他积极参与游宴,带头游宴,并运用自身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向了高潮。一个夏日,宋祁与官员到江凌亭避暑宴饮,写下了《夏日江凌亭小饮》一诗:“飞槛枕溪光,欢言客遍觞。暂云消树影,骤雨发荷香。辛白橙羞熟,庖刀脍缕长。蘋风如有意,盈枉借浮凉。”诗中描述了厨师烹制菜肴的高超技艺,表达了丰

收的喜悦,同时也展现了宴饮的欢乐与情趣。

著书记录四川食材

宋祁除了倡导游宴,还以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敏锐目光观察四川独特物产,撰写了史料价值极高的《益部方物略记》一书,记述了四川地区的特色食材,为研究四川饮食烹饪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方物,指地方特产。宋祁此书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当时四川的特色食材。其中,蔬果类有真珠菜、天仙果、佛豆、红豆、隈枝、天师栗、绿葡萄、赤鹈芋、水产类有墨头鱼、嘉鱼、鮑鱼、石蟹鱼等,调料类有蒟酱、艾子等。其中的一些食材至今仍是人们熟知的珍贵品种,如墨头鱼、嘉鱼等。就所载食材而言,《益部方物略记》既记述了其产地、生长形态及相关历史,也记录了其口味特征和烹食方法,让人能完整而形象地进行了解。可以说,《益部方物略记》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宋代四川饮食状况及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本栏图文选自“人文巴蜀·大美天府”文旅丛书《川菜卷》

昆仑山上的青春之歌

——读《昆仑约定》

“我把那些珍贵的、刻骨铭心的、必须述说的回忆,交给了这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当谈及自己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时,毕淑敏这样说道。

毕淑敏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心理学家,还是一名内科主治医师。医学的理性与冷静、文学的敏锐与温暖,在她身上完美融合,体现于作品中,则显示出特有的文学个性,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昆仑约定》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戍边部队为背景,聚焦高原军区诊所,通过郭焕金、景自连、麦青青等人物,彰显军人的刚毅果敢和女性的坚韧自强,为一代戍边官兵的青春与热血立碑,为生命与信仰铸魂,展现了戍边战士的精神风貌。在毕淑敏的文学谱系中,“昆仑系列”始终占据着重要且独特的位置。《昆仑约定》可被视为其“昆仑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在选材、构思、主题提炼、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既大气磅礴,又悲悯庄严。

《山海经》中描绘:“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昆仑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被称为“万山之祖”,是神话中众神的居所。从盘古、女娲到周穆王、汉武帝,诸多帝王和先贤都在此留下过足迹。《昆仑约定》写了儿女情

长,也写了战士们的生离死别和家国大爱。因此,这本书是小说,也是一部戍边军人壮丽青春的回忆录。毕淑敏通过书写爱情、友情和复杂的人性,将真正的英雄主义完美地呈现出来。当代昆仑山脉的银雪映照照着史前文明的晨辉,戍边人的脚印刻进亘古冻土,他们的身影与神话中逐日追月的先民在时空中重叠。在昆仑之巅,小说的主人公们用年轻的生命丈量着信仰的高度,以热血铸就永恒的约定。这是他们对国家、对人民作出的承诺。

毕淑敏的小说充满震撼人心的“死”,几乎无“死”不书,其死亡表达成为当代文坛特殊的“这一个”。然而,作家对死亡的独特展示、独特视角和独特理解,却饱含着她对“人的尊严”和“终极人文关怀”的追求。《昆仑约定》中,主人公郭焕金见证了几个重要人物(古墨、景自连、楚直)的死亡,每一次都痛彻心扉。作者选择死亡作为故事结构的精神脉络和艺术关怀的焦点,述说年轻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故事,借此表达“奉献之死是崇高的、有价值的,是应充分肯定歌颂的”。

小说中的爱情,是简单纯粹的,也是笃定永恒的。“高原上的每一次出发,都生死未

卜。”“军人的爱,一经说出,便是泰山压顶。天崩地裂后,绝不可能云淡风轻回到原点。”古墨、麦青青、叶雨露、黎欢喜、甘黄连,虽然各自命运不同,但在追逐爱的过程中,都是那么执着。郭焕金的幸运在于她始终被爱情眷顾,而家境显赫的麦青青和手勤嘴甜的叶雨露,一个是爱而不得,另一个是付错真心。毕淑敏笔下的爱情神话,有着多元注脚,而不是为叙述爱情而叙事、为成全爱情而成全。显然,作者下笔的落脚点不只是爱情。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这是《昆仑约定》开篇的话,也是故事结尾的话。“只有云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人生能有多高!有评论者说:“作家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纪录片的摄影镜头,记录下这个时代所有普通人平凡却闪光的一生。”追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将“人性的广度”“人心的尺度”“生命的广度”“思想的深度”相融,毕淑敏用十余年雪域高原的沉淀,把风雪熬成了文字的酥油茶,带我们走进凛冽之中,也带给我们日常难以触及及的冷暖,激荡起时代的精神共鸣和现实的情感回响。

的确,《昆仑约定》就是一本写人生海拔的书。

■胡胜盼

书名:《昆仑约定》
作者:毕淑敏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丛台风景 城市史诗

——读《丛台别》

11年前,我住在汉口的六渡桥。依稀记得,搬至六渡桥后没过几个月,六渡桥的人行天桥就被永久拆除了。当时很多武汉市民表达了对承载着老汉口记忆的天桥的不舍之情,我作为六渡桥的新租户,也用手机拍摄下六渡桥天桥的最后身影。

11年后,我从作家韦敏创作的长篇小说《丛台别》中读到“大汉口的核心就是六渡桥”,心底泛起阵阵涟漪。当我捧读这本书时,如同再次置身在烟火气息浓郁的六渡桥街头,感受老汉口的风情。小说以六渡桥前进四路的武汉汉剧院为原点,通过叙述三代汉剧演员及三位女性主角邵玉、江淼、程米粒的成长轨迹和家族故事,展现了武汉半个世纪以来的市井生活百态与城市历史变迁。

小说文字充满“戏味”与“汉味”——作者运用丰富的方言和兼具武汉地域特色的描写,将城市、汉剧、市民完美融合,绘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武汉生活画卷,让读者“看见”一出戏与一条街的相聚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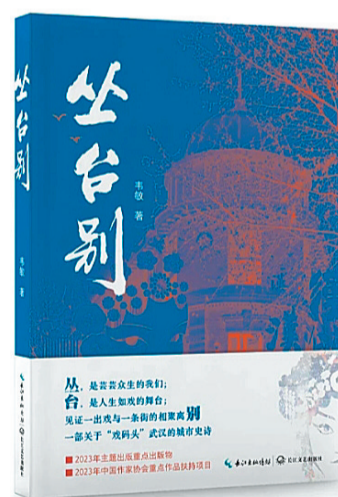
小说开篇就写到六渡桥,叙述了前进四路王家的家族发展史。祖上显赫,占据了前进四路“从80到88的数字区间中的全部双号门牌”。作为书香世家,王家四代人均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开办学的曾外公王校长、当小学教师的外婆王诗芳、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彭一方,以及毕业于名牌大学、从事编辑工作的程米粒。主角程米粒、江淼等,都是充满理想主义和文艺气质的女性。小说以前进四路王家为切入点,通过聚焦知识女性的成长之路,塑造了独立、坚韧的武汉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突围。

小说中描写了众多武汉女性,既有汉剧“陈派”唱腔艺术的创始人陈伯华,也有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前进四路的王诗芳,还有早年丧夫守寡的菜场卖菜婆婆曾程氏……她们年轻时经历各异,成年后历经岁月洗礼,始终不屈不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与依恋。作者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在书中将武汉三镇的历史、地理、人文娓娓道来。作者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出汉口的市井烟火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到“德华酒楼”吃包子、年糕,到“五芳斋”吃汤圆,在“老万城”买冰镇酸梅汤……其中不乏对六渡桥、吉庆街、黄鹤楼等武汉地标的描写。小说中还出现了很多地道的武汉话,比如,“在武汉话里,把那种嗜酒如命、逢酒必醉的男人称为‘酒麻木’,把人力车唤作‘麻木’”。这让武汉本地人读起来感觉无比亲切熟悉,外地人读后则能加深对武汉方言的印象,轻松学会几句简单的武汉话。

《丛台别》通篇以汉剧为魂,书名出自同名的著名汉剧折子戏。韦敏在创作谈里这样阐释:“丛,就是人生;台,即是舞台;别,则是人生与舞台殊途同归的结局。”当年的汉口六渡桥,是有名的“戏窝子”,民众乐园天天都是“名角云集,好戏连台”。位于前进四路的王家老宅,毗邻武汉汉剧院,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家族三代女性,王诗芳、彭一方、程米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汉剧戏迷。对汉剧的痴迷与热爱,成为家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底蕴。作者曾在接受杂志专访时透露,自己念中学后结识了一批年龄相仿的汉剧演员,经常去看他们排练和演戏,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艺术源于生活,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汉剧情结,来源于现实中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作者在小说的尾声写道:“在这些千锤百炼的(汉剧)唱词唱腔中,有些人听到的是故事,有些人看到的是希望。”

汉剧不仅是湖北地方戏曲的代表,还被誉为“京剧唱腔之祖山”。作者在《丛台别》中表达了对汉剧这一传统戏曲的热爱与致敬,在小说结语部分深情地写道:“我们需要这个舞台始终是热的,热忱的表演,热情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只要汉剧的舞台始终有着这样充满暖意的人间烟火,庆典终将到来。”

读完《丛台别》,感觉意犹未尽。我心底萌发了再去六渡桥街头走一走的念头,再去品尝一下武汉美食,寻访人生记忆深处的丛台风景,品味烟火人间。

书名:《丛台别》
作者:韦敏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一粒种子的文明漂流

——读《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

当我们谈论世界文明史时,目光往往聚焦于帝王将相的传奇、战争与和平的更迭,却鲜少留意到,一粒种子、一株作物,同样承载着文明交流的秘密。《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另辟蹊径,以作物为独特切入点,将椰枣、万寿菊、郁金香等看似寻常的植物化作跨越时空的文明使者,带领读者穿梭于历史长河,揭开作物迁徙背后隐藏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密码,为理解世界文明演进提供了全新维度。

作物景观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其叙述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框架。作者将作物及其相关种植技术、市场需求、文化价值等要素编织成一幅动态的历史图景。以椰枣为例,从古代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培育椰枣树到其跨越波斯湾传入阿拉伯半岛,再随着贸易路线抵达现代加利福尼亚,每一次传播都伴随着灌溉技术的革新、商业网络的扩张以及文化的融合。书中细腻描绘椰枣如何从单纯的食物资源演变为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神圣象征,又成为阿拉伯文化中馈赠宾客的珍贵礼物。在古埃及,椰枣甚至被制成甜酒,出现在祭祀神灵的仪式上;在中世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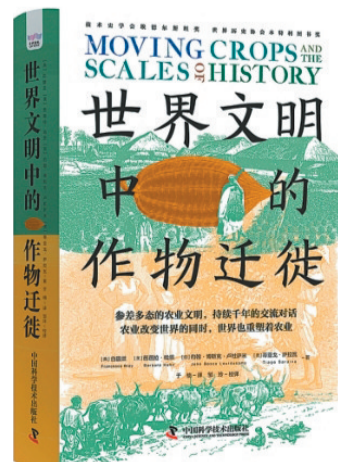
欧洲,被军队带回的椰枣成为贵族餐桌上彰显异域风情的奢侈品。作者通过充满细节感的生动讲述,让读者直观感受到作物如何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联结不同文明的纽带。

该书最大的突破,在于将作物纳入文明史研究的核心视野。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山药不仅是维系生存的主食,更是部落权力传承与财富象征的载体;新几内亚高地的番薯种植,塑造了当地独特的梯田景观与协作文化;亚马孙河流域的水薯,因耐储存、易种植的特性,支撑起雨林文明的繁荣。这些案例颠覆了人们对作物“仅为食物”的刻板认知,揭示出作物与社会结构、文化认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作物开启迁徙之旅,其携带的种植知识、饮食习惯乃至宗教信仰,如同涟漪般扩散,推动着文明的交融与创新。例如,玉米从美洲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更促进了山区开垦与人口增长,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经济格局。辣椒从墨西哥传入亚洲后,迅速融入中国、印度等地的饮食文化,催生出川菜的麻辣鲜香、印度咖喱的浓烈辛香,甚至改变了当地人的味觉

■李顺荣

偏好和饮食习惯。在全球史的宏大叙事中,作者巧妙地将作物迁徙嵌入人类历史进程。荷兰“郁金香狂热”背后,实则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贸易网络的碰撞;橡胶树从南美移植到东南亚的过程,暗藏着殖民掠夺与科技革新的博弈。尤为精彩的是,书中引入“非人类行动者”的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橡胶南美叶疫病病菌的肆虐,迫使殖民者改变了种植策略,间接推动了东南亚橡胶产业的崛起;咖啡驼孢锈菌的传播,重塑了全球咖啡种植版图;大象在印度历史中,既是战争工具、宗教圣物,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其角色的演变生动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复杂的依存关系。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以小见大,用作物迁徙的“微历史”书写文明演进的“大脉络”。它不仅是一本科普读物,更是一部重新诠释历史的学术佳作。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本书提醒我们:文明的交流互鉴,早已深植于一粒种子的漂流、一株作物的生长之中。每一次作物迁徙,都是不同文明对话的契机,而尊重这种多元互动,或许正是理解世界历史、构建未来文明的关键密钥。

书名:《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
作者:[英]白薇兰
[英]芭芭拉·哈恩等
出版时间:2024年9月